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孟下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孟子集註
下冊

告子盡心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十
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桮棬。

桮音杯棬丘園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濤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踴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

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為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尋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糾錯。而此章之誤。其本

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舛川
上聲

最
災音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畏之我以彼為畏也我白之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

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

之災無以異於耆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災亦有外

與

耆與嗜同夫音伏 言耆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國粹而

不得其正也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煮爇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鑠 鑠音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提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

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

民之篇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

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

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耰音年耰音憂饒苦交反粢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履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頗覺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鳥生焉，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繫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

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維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下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

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節而重陶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

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吐音 責呼

音翠

喪易 並去

聲

種上 聲

食音嗣嗚呼故反。餓子六便。○且木器也。嗚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以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畏之。由此三者蓋

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

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賤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

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難犬至輕。難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手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抱一手所據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不善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

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槭音賈槭音貳場師治場園者槭桐也槭棘皆美材也槭棘小樹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

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

浚去聲銀音梯提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拉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有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萁音蹄稗音蒲貴反夫音扶萁稗單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

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

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

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古學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凡十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

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